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聖祖皇帝實錄卷一百八十六 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

元紀四

起元默敦牂七月盡閏逢沿灘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立行樞密院

於揚州鄂州 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

日本 戊辰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立申立

馬湖路總管府 八月江南水民饑者眾真定以南旱

民多流移和爾果斯舊俗和禮請所在官司發廩以賑

從之 申嚴以金飾車馬服御之禁 甲寅聖誕節是

日還宮 九月丁巳朔賑真定饑民其流移江南者給
之糧使還鄉里 辛酉俱藍國入貢海外諸蕃惟俱藍
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
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 壬戌敕官吏受賄及倉
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
吏賊罪輕者杖決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賊者一體
論罪仍詔諭天下 己巳定雲南賦稅用金爲則以貝
子折納每金一錢直貝子二十索 壬申敕平瀾高麗
耽羅及揚州隆興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 亦奚不
薛之北蠻洞向世雄兄弟及散毛諸洞叛命四川行省

就遣亦奚不薛軍前往招撫之使與其主偕往 丁丑
遣使括雲南所產金以博囉爲打金洞達噶噶齊 壬
午詔諸路歲貢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
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
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各道
按察使舉廉能者陞等遷敘 釐正選法置黑簿以籍
阿哈瑪特黨人之名 初阿哈瑪特用事併中書左右
司爲一以劉正爲左右司員外郎及治阿哈瑪特之黨
捕正與參政咱希魯鼎舊倫咱喜魯丁今改等偕至帝前問曰汝
等皆黨於阿哈瑪特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

是從耳會算車駕還內俱械繫於闕東隙地踰數日姦
黨多伏誅復械繫正於拱衛司和爾果斯曰上嘗謂劉
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得免歸 冬十
月辛卯以平章軍國重事耶律鑄復爲中書左丞相
壬辰享於太廟 罷西京宣慰司 丙申初立詹事院
以鄂勒哲爲右詹事薩陽爲左詹事 詔由大都至中
灤中灤至瓜州設南北兩漕運司 乙巳罷屯田總管
府以其事隸樞密院令管軍萬戶兼之 庚戌詔兩廣
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 耶律鑄言有司官吏
以采室女乘時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

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爲宜從之 十一月丁卯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旣滅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洙赴闕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遂有是命就給祿與護持林廟 詔以阿哈瑪特罪惡頒告中外凡民間利病卽與興除之 壬申以勢家爲商賈者阻遏官民船立沿河巡禁軍犯者沒其家 十二月壬辰中書左丞張文謙爲樞密副使 乙未殺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先是閩僧言土星犯帝座

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又京師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言某日燒薺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阿哈瑪特遂撤薺城葦疑丞相者天祥也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我當以汝爲相天祥曰受宋恩爲宰相安冒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麾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至柴市觀者萬人臨刑殊從容問市人曰孰南面或有指之者卽向南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

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佗何事而今而後庶幾
無愧死之日大風揚沙帝歎曰好男子不爲吾用殺之
誠可惜也天祥妻歐陽氏曰我夫不負國我安能負夫
遂自剄死天祥二子俱亡廬陵張千載者天祥友也天
祥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臨安旣破天祥自廣還過吉
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北千載當偕行旣至燕寓
天祥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年始終如一旦潛製
一槨天祥受刑日卽以藏其首復訪求歐陽氏骸骨襲
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吉州付其家葬之適家人亦
自惠州奉天祥母曾氏柩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歎

張千載事見昇藝集而帝京景物略云文信公之死江
南十義士昇公葬葬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大德二
年繼子陞至都順城門內見石橋織綾戶婦公舊婢也
為陞語劉半子乃引到葬處大小二僧塔其大塔小石
碑刻信公二字遂以歸葬廬陵與昇藝集異豈一事而
傳者不同耶抑千載所藏者為首而十義士所葬者為
屍耶歟奸男子語則據趙弼文信公傳書之

中書省

言平原郡公趙與芮瀛國公趙鼎翰林直學士趙與鼎
宜竝居上都帝曰與芮老矣當畱大都餘如所言繼有

詔瀛國公給衣糧發遣之與鼎勿行攷異庚申遺事云瀛國公初尚公主

元史不載尚主事今闕之與鼎數進諫言朝廷立法多所詔訪尋轉

侍講疏陳江南科斂急督宋世邱壘暴露皆大臣擅易

明詔所為帝不以為忤攷異閩復撰翰林學士趙公墓志推原其心詞旨甚隱然於年

月不甚詳元史本傳以墓志爲稿本耳其言江
南邸望事在遷侍講之後今從本紀連書之

癸卯

御史中丞崔彥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
官邪正雖王公宰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爲
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至於選用臺察官止由
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用漢人十
六員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旣而江淮省臣有
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者詔廷臣雜議兵部尙書董文
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今虛名僅
存而綱紀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荏然無復可望矣從
之 浚濟州河 徵容城處士劉因至都以博果密薦

其學行也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簽樞密院事趙良弼屢以疾辭許令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溫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不忘本也或問爲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管軍萬戶張珪討之數爲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鴻吉哩氏爲皇后時帝春
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初
鴻吉哩氏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爲后遂與
約曰鴻吉哩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尙公主故元代
諸后多其族焉 癸亥敕藥喇哈領軍征緬國 乙丑
和爾果斯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
告其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
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又阿哈瑪特專政時衙門
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爲便皆從
之 設務農司 敕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

十萬石以阿塔哈依舊爲征東行省丞相丙寅發五衛
軍二萬人征日本召太常少卿汪忠良擇日出師忠良
曰僻陋海隅何足勞天戈不聽時帝意甚決朝臣無敢
諫者淮西行省右丞昂吉爾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爲主
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言
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
兵息民南臺御史大夫姜衛舊倫相威今改亦遣使入奏曰倭
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怒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期
迫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爲之計預修戰艦
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

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萬全之策也帝
皆不聽 丙寅御史臺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
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爲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有
司權停勿徵仍諭自今管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申及
按察司不卽行視者皆罪之 河北流民渡河求食朝
廷遣使者集官屬絕河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民急
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
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 刑部尙書崔
或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
前以司喉舌二曰阿哈瑪特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迫

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
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
賞罰不當多聽阿哈瑪特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
四曰翰苑亦頒阿哈瑪特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以重
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尙多罪同罰
異公論未伸台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卽顯官幼
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則人才輩出
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
漢人分番上直言動必書八曰宜定律令爲一代之法
九曰省冗官宜參眾議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

宜有俸者增無俸者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
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
之至此宜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
餘積欠竝蠲事產卽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爲
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
安圖遷轉良臣爲阿哈瑪特所擯黜或居蔽地或在遠
方竝令拔擢十三曰簿錄姦黨財物不可視爲橫得遂
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上都非如大都
止備巡幸不應立畱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
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

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日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宜罷職理筭其黨雖無所污染者亦當遷轉它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日銓選類奏賢否各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奏帝卽命中書省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議行之或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興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

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
水手當從其所欲俟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
征未晚也帝以爲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
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
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
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
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又言各路每歲選
取室女宜罷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
頒行皆從之 丁卯巴約特舊危伯要
帶今改等伐船材于烈
鳩都山乾山凡十四萬二千有奇起諸軍貼戶年及丁

者五千人民夫三千人運之 命右丞棟哩特穆爾及

萬戶三十五人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特默齊舊倫探馬

赤今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 壬午改廣東提

刑按察司爲海北廣東道廣西按察司爲廣西海北道

福建按察司爲福建閩海道鞏昌按察司爲河西隴北

道 二月辛丑定軍官選法及官吏贓罪法 癸丑諭

中書省大事奏聞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緩 三月己

未御史臺言平灤造船五臺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

寺凡役四萬人請罷之詔伐木建寺卽罷之造船一事

其與省臣議前後衛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五衛漢

軍千餘其新附軍令悉行 乙丑命烏努呼魯岱往揚
州錄囚其江北重囚謫征日本 立雲南按察司照刷
行省文卷 罷淮安等處淘金官惟計戶取金 丙寅
帝如上都 丁卯增置蒙古監察御史六員 廣東新
會縣林桂方趙良鈐等聚眾偽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
官軍擒之伏誅餘黨悉平 罷福建宣慰司復立行中
書省于漳州 夏四月庚寅以侍衛親軍二萬人助征
日本 壬辰阿塔哈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
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等行以高麗王就領行省
規畫日本事宜 甲午禁近侍爲人求官紊亂選法

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官犯人配役申私鹽之禁許按察司糾察鹽司 五月乙未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上都縱平濶造船軍歸耕撥大都見管軍代役 占城行省右丞索多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索多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大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索多造木爲城闢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 六月戊子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呼圖特穆爾蒙古岱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州軍付之 初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

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彥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難責以廉勤之操宜議增庶官月俸所增雖賦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亦復何辭從之己丑詔增內外官吏俸 初思播以南施

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

行省討之參政奇爾濟蘇舊倫曲里志思今改宣慰使李呼哩雅

濟舊倫李忽等鑿山開道分兵竝進諸蠻伏險以拒然

眾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內附赴闕辛亥詔分其地

立州縣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 秋七月丙辰諭阿塔

哈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緩之所拘商船悉給還 丙寅

開雲南驛路 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戶還民籍

八月癸未以明爾徹舊倫明理察今改平章軍國重事商議公

事 立懷來淘金司 丁未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頃

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諸民間民病之宜取阿巴齊舊阿八赤

今改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哈庶寬民力并給鈔於

沿海募水手從之 濟州新開河成立都漕運司 九

月戊午哈喇岱等招降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五

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壬戌調黎兵同征日本 辛

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戊寅史弼陳弭盜之策爲首

及同謀者死餘屯田淮上帝然其言詔以其事付弼賊

黨耕種內地其妻孥送京師以給鷹坊人等 冬十月
壬辰帝至自上都 庚子左丞相耶律鐔坐不納職印
妄奏東平人聚謀爲逆問謀幕僚及黨罪囚阿里蘇罷
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 建寧路管軍總管黃
華叛眾幾十萬稱祥興五年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
府命征東行省左丞劉國傑以其兵會江淮參政巴延
等討之國傑攻破赤巖寨華投火死餘眾皆潰福建行
省左丞呼喇春將兵來會梧桐川欲搜賊潰去者盡殺
之國傑曰首亂者華也餘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
未幾眾果出降 十一月丁巳命各省印授時歷 丁

升禁雲南管課官于常額外多取餘錢戊寅禁雲南權
勢多取債息仍禁沒人口爲奴及黥其面者 十二月

辛卯以中書參議溫特赫圖嚕哈

舊倫溫通罕
无魯花今改

廉貧不

阿附權勢賜鈔百錠

丙午罷雲南造賣金箔規措所

又罷都元帥府及重設官吏

定質子令儿大官子弟

遣赴京師

樞密副使張文謙卒文謙爲人剛明簡重

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

得畧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才爲

已任 是歲用王積翁議令阿巴齊等廣開新河以通

漕運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蒙古岱

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
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蒙古岱爲萬戶府達
魯噶齊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濶兩
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三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
海道也 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
東宮宿衛士鄂爾根薩里舊作何魯渾薩里今改趨入諫曰言者
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
以不知言者不以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
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
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

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謂鄂爾根薩里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 湖

南北盜賊乘舟縱橫劫掠行省平章哈喇哈斯患之右

丞圖呼魯

舊作魯今改

曰樹茂鳥集樹伐則散戮一人足

矣盜首喬大使者居九江郡守曳喇瑪丹取賂蔽之遣

使擒以來獄成殺而令諸市羣盜頓息 江淮行省宣

使郅顯李謙愬平章蒙古岱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

付蒙古岱鞫之繫於獄必抵以死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申屠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冤狀將縱之蒙古岱脅之以

勢致遠不爲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

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曰憲天述道
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時議欲大赦參知政事張雄飛
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
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丁巳
敕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語同列以所奏既奏其所奉旨
云何令同列知而後書之簿不明以告而輒書簿者杖
筆且齊舊倫必開
赤今改 己未罷雲南都元帥府府所管軍
民隸行省 甲子罷揚州等處理筭官以其事付行省
丁卯建都王烏蒙及金齒一十二部俱降建都先爲
緬所制欲降未能時諸王桑阿克達爾及行省右丞台

布參知政事伊克德濟分道征緬於阿魯阿禾兩江造船二百艘順流攻之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遣使招諭緬王不應遂水陸並進攻建都所都太公城拔之至是皆降 庚午立江淮荆湖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治建康鄂州撫州成都 王積翁久畱大都自詭能宣諭日本甲戌遣積翁齎詔奉使賜錦衣玉環鞍轡帝以日本俗尙佛命普陀僧如智同往積翁過溫陵強取任甲所有四舶使行取道慶元航海中途鞭任旋聞任有詐語乃好語誘以官職任佯諾將至日本醉從者以酒遂殺積翁掠其資逃去 丁丑雲南諸路按察司官

陛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
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 二
月辛巳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德爲泉州行省參知政事
征緬 浚揚州漕河 罷高麗造征日本船 壬辰邕
州賓州民黃大成等叛梧州韶州衡州民相挺而起湖
南宣慰使薩里曼將兵討之 己亥放檀州淘金五百
人還家 丁未括江南樂工 命阿塔哈發兵萬五千
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 戊申
徙江淮行省于杭州徙浙西宣慰司于平江省黃州宣
慰司入淮西道 漳州盜起命江浙行省調兵進討

秦州總管劉發有罪嘗欲歸黃華事覺伏誅 遷故宋
朱室及其大臣之仕者于內地 三月丁巳皇子北平
王納珠哈至白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
留七年至是始歸右丞相安圖繼至 丙寅帝如上都
丁卯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夏四月令軍民同築
隄堰以利五衛屯田 己亥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三十
餘里 壬寅江淮行省進各翼童男女百人 戊申高
麗王王璿及公主以其世子諫來朝 呼圖特穆爾征
緬之師爲緬人衝潰敕發思播田楊二家軍二千從征
緬 雲南行省爲破緬國江頭城進童男女八十人

五月癸丑樞密院言索多潰軍已令李恒收集江淮江西兩省潰軍別遣使招諭凡至者皆給之糧舟楫損者修之以俟阿爾哈雅調用從之 戊午敕中書省奏目文冊及宣命劄付竝用蒙古書不許用輝和爾舊倫畏吾兒今改字 乙丑調江南今年田賦十分之二其十八年以前逋欠未徵者盡免之 阿魯呼努言曩於江南民戶中撥匠戶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工匠餘十九萬九百餘戶宜縱令爲民從之 庚午荆湖占城行省以兵進據烏馬境地近安南請益兵命鄂州達魯噶齊趙翥等奉璽書往諭安南 河間任邱縣民李

移住謀叛事覺伏誅 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識太乙雷
公式七曜歷推背圖苗太監歷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
閏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于杭州 丙午以侍
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 六月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
驗晷景日月交會歷法 增官吏俸以十分爲率不及
一錠者量增五分 甲寅封皇子托歡爲鎮南王駐鄂
州 庚申改蒙古都元帥府爲蒙古都萬戶府 秋七
月己卯詔軍官勿帶相銜 戊子詔鎮南王托歡征占
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命托歡與左丞李恒往會索多
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

徵其糧餉以給軍 八月己酉御史臺言無籍之軍願
從軍殺掠者初假之以張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剽劫
平民若不分隸各翼恐生它變詔遣之還家 辛亥占

城國王遣使奉表乞回索多軍願以土產歲修職貢

庚午帝至自上都 九月甲申京師地震 丙申籍嘉

木揚喇勒智發宋陵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其飲器

則賜帝師蓋西僧欲得帝王髑髏以厭勝致富也致異六陵

遺事載諸僧所取鈔十一萬六千三百錠田三萬三千畝金寶珠玉稱是蓋所籍之大槩也至云理宗顙骨爲北兵投湖水中漁者網之不得此未知爲飲器而誤傳耳 侍衛士鄂爾根薩里擢

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因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

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
賢館以待之是月命鄂爾根薩里領館事辭曰陛下初
置集賢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親觀聽請以司
徒薩里曼舊倫撒里蠻今改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鄂爾根薩里
爲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士之應詔者盡命館穀之
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旨者亦請加
賚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
餼於內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
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
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有至者鄂爾根薩里又言於

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 冬十月丁未享於太廟 丁卯以招討使張萬爲征緬招討使 戊辰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 十一月戊子命北京宣慰司修灤河道 庚子以范文虎爲中書左丞商量樞密院事 辛丑和爾果斯敏珠爾卜丹張雄飛溫特赫竝罷安圖復爲中書右丞相以前江西權茶運使盧世榮爲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樞爲左丞布魯密實哈雅舊倫迷失失海牙令改薩題勒密實舊倫散的迷失今改竝參知政事前戶部尙書拜降參議中書省事世榮大名人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

進爲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哈瑪特死朝臣諱言

利無可副上意者總制院使僧格

舊倫桑哥今改

薦世榮有才

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帝召見奏

對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和爾果斯等守正不撓

爲強詞所勝皆罷去故復起安圖而世榮擢右丞史樞

等皆世榮所薦也初安圖與北平王被哈都拘之十年

始得還有譖其嘗受哈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

亦自哈都部中還奏曰哈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

比安圖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

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

貧甚今特賜卿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
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
阿哈瑪特之黨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
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
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辨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
使卒安圖之再入相也力辭不允往決于祁志誠志誠
曰管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圖悟入見辭
曰臣管爲宰相年尙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
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于前
乎帝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祁真人帝歎異者久之志誠

邱處機之四傳弟子也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安圖
初爲相常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故其爲
相也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邈然若無與於世者
人以爲有得于志誠之言云 盧世榮旣入中書卽日
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
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
此錢取于右丞家耶將取之于民耶取于右丞之家則
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翦其毛今
牧人日翦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
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

無有日翦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
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眞仁人之言哉一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以科舉取
士詔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爾果斯與雷夢
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
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
陰陽醫巫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方下中書省議而
和爾果斯罷事遂寢 十二月甲辰朔中書省言江南
官田爲權豪寺觀欺隱者多宜免其積年收入限以日
期聽人首實踰限爲人所告者徵以其半給告者從之

乙巳御史中丞崔彥言盧世榮不可爲相帝大怒下
或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盧世榮欲以均輸法益國賦

慮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使併爲一職詔集議左

贊善大夫瓜勒佳之奇

瓜勒佳舊倫夾谷今改

言按察司者控制

諸路摘發姦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事冗將彌縫自
救之不暇安能繩糾它人哉併之勿便事遂寢之奇勝
州人也 以丁壯萬人開神山河立萬戶府以總之

癸亥盧世榮言京師富戶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
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
癸酉命翰林承旨薩里曼翰林集賢大學士許國楨

集諸路醫學教授增修本草 是月鎮南王托歡軍至

安南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安南興道王以兵拒于萬

劫進擊敗之萬戶倪閏戰死于劉邨 安圖言于帝曰

阿哈瑪特專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

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尙

書孔孫禮部侍郎 是歲詔燕南河北道按察使博果

密舊倫不忽木今改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僧格言能

用已則國賦可以十倍於舊帝以問博果密對曰自管

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

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

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博果密遂辭參議不拜

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

舊倫要東木今改

貪縱淫虐誅求無

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約蘇穆爾卽下令責民自實使者勞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約蘇穆爾盡掩有之有使至永州判官烏克遜澤

舊倫烏古孫澤今改

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

適其意使者咸愧無所發其毒因間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盜起寶慶武岡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誑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

狀誅其首惡者二十一人餘得減死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七

賜美錢萬貫以賑饑饉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發五衛軍及新附軍濬蒙

元紀五

起於蒙元至正月盡癸兆掩茂十二月凡二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發五衛軍及新附軍濬蒙

村漕渠

庚辰詔毀宋郊天臺僧格

舊倫桑哥今改

言嘉木揚

喇勒智

舊倫桑哥今改

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

攢宮

攢異宋以泰寧寺為寧宗永茂陵由於吏部楊華之請也然西僧發陵於前毀郊天臺於後自是兩

事周密宋濂因有此奏遂云發陵為乙酉年事今改正

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

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

等攢宮已毀建寺乃毀郊天臺亦建寺焉 皇太子嘗遣使碎宋工部侍郎倪堅於開元既至訪以古今成敗得失堅對言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漢唐之亡也以外戚閹豎宋之亡也以姦黨權臣太子嘉納之諭德李謙瓜勒佳之奇言於太子曰殿下方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責任臺院非宮臣所宜言獨有澄源固本臣等不容緘口者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矣唐太宗嘗言人至一心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

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
下至尊之儲貳人求自售者亦不爲少須常喚醒此心
不使爲物欲所撓則宗社生靈之福固本澄原莫此爲
切 壬午詔立市舶都轉運司及諸路常平鹽鐵坑冶
都轉運司 戊子庫庫爾端舊倫濶濶
你敦今改言先遣軍二千
屯田芍陂試土之肥磽去秋已取米二萬餘石請增屯
田士二千人從之 徙江南樂工八百家於京師 西
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民有信者真定
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爲異謀不軌事覺皆磔裂以徇
辛卯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造 癸巳

詔括京師荒地令宿衛士耕種 樞密院言舊制四宿

衛各選一人參決樞密院事請以圖魯卜

舊俗脫列伯今改

爲

簽院從之 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

路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

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

爲疑安圖曰江南盜賊屢起恃有行臺鎮遏不可罷但

與行省竝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

之 以董文用爲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行省長

官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

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

忤之不顧也時方建佛塔於宋故宮有司奉行甚急天
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又欲竝建大寺文用謂
行省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行省曰參政
柰何格上命文用曰今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
耶行省意沮乃稍寬其期 丙申以阿必齊哈

舊作阿必赤合

今爲中書平章政事 命禮部領會同館初外國使至

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改正 詔禁私酒 壬寅造大

樽於殿樽以木爲質鉅內而外鏤爲雲龍高一丈七尺

二月乙巳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
淮歲漕米百萬石於京師海運十萬石膠萊六十萬石

而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大恒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舟用四人故夫數增多 塞漳河隄決役夫四千人 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爲上中下三萬戶府 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倫三十七翼上萬戶七翼中萬戶八翼下萬戶二十二翼翼設達嚕噶齊萬戶副萬戶各一人隸所在行樞密院 以應放還五衛軍穿河西務河 辛亥廣東宣慰使頁特密實舊作月的討潮迷失今改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皆平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餘人請將所獲渠帥入覲面陳事宜從之 丙辰詔罷膠萊所鑿新河以軍萬人隸江浙行省習水戰

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于京師 王戌立規措
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餘錠以臣經畫
之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而
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
此卿但言之世榮因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
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又奏于泉杭二州立市
舶都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
三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實貨官賣之匿者許告沒
其財以其半給告者今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
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

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酤法
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雖設
平準然無曉規運者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
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眾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
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路立市易司領諸牙僧人計商
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僧六給官吏俸
本朝以兵得天下不籍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
諸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于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歲
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
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摺所用

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哈瑪特所用今悉以爲汙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眾羣小旣用事每偕法以逞其欲州縣鄉村深山窮谷各分地方以搜索民財率眾入人家箚篋盡發謂之打勘歲每一二次打勘民不聊生羣兇旣飽世榮輒又設法以取之時人目爲鸛鵒句當以鸛鵒得魚旣滿其領卽爲人抖取也世榮嘗言於帝曰臣之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請先言之帝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有是理

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僞者則不愛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入從行亦當謹衛門戶遂諭丞相安圖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 回買江南民土田 戊辰帝如上都

立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乃以宣德王好禮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千餘萬鈔是以用之 以昂吉爾岱舊作囊吉刺帶今改爲中書左丞相 己巳復

立按察司 三月丙子遣太史監候張公禮彭質等往

占城測候日晷 癸未荆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日
烜所逃天長長安二處兵力復集興道王船千餘艘聚
萬劫阮盪在永平而官兵遠行久戰縣處其中索多蒙
古岱之兵又不以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爲危令遵
陸以往 夏四月庚戌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極論盧
世榮姦惡其畧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
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贓輦賄輸送權門所
獻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鋌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樞
茶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已經
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不悔前非狂悖愈甚

既懷無饜之心廣蓄懷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攷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既往之真迹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亦止可敘以它官宰相之權豈可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驗賢愚猶拾美錦以較量工拙脫致弊壞欲悔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

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
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夫
財者土地所出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
之有節故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
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
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爲國
斂怨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旣已不存斂
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
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今取其所行與所言不相副
者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

百物日賤物今愈貴始言課增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
辦今卻迫脇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凡今所爲無非敗法
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
已深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
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止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
深慮切不得無言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

舊倫玉簪帖
木兒今改

以其狀聞帝始大悟命安圖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
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皆赴
上都 王戌御史中丞阿喇特穆爾

舊倫阿刺帖
木兒今改等奏

盧世榮所招罪狀詔安圖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

前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

癸亥敕以敏珠爾卜丹

舊作麥木
丁今改

所行清潔與安圖治

省事 五月甲戌以御史中丞郭佑爲中書參知政事

戊寅以遠方歷日取給京師不以時至荆湖等處四

行省所用者隆興印之哈喇章河西四川等處所用者

京兆印之 甲申立汴梁宣慰司依安西王故事汴梁

以南至江以親王鎮之 丁亥中書省言六部官甚冗

可以六十八員爲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者

存之 庚寅復徙江南行御史臺于杭州 丁酉徙行

樞密院于建康 戊戌鎮南王托歡兵擊陳日烜敗走

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恒戰死初托
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蓋修兵船爲迎敵計托
歡乘間縛筏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
遁走不知所之其弟蓋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
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疫死傷者眾而占城竟不
可達乃謀引兵還交趾兵追襲之李恒殿中毒矢一卒
負恒而趨至思明州卒索多軍與托歡相去二百餘里
托歡軍還索多猶未之知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
索多力戰而死後諡襄愍恒諡武愍

〔攷異〕經世大典云四月交兵大起其

興道王攻萬戶劉世英於阿魯堡忠誠王攻千戶馬榮於江口皆殺遇既而水陸來攻大營城圍數匝雖多死

塔兵益眾官軍朝暮鏖戰困乏器械皆盡遂棄其京城
渡江屯駐尋班師至如月江日垣遣其懷文侯來追殺
之至冊江伏發官軍踰斷浮橋多溺死案是役實以敗
歸元史李恒索多傳不詳其事而於安南傳載之然安
南傳亦不詳月日蓋事在四月奏聞在五月耳今仍從本紀書之

六月庚戌命女恒

碩達勒達

舊倫水達今改

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

丙辰遣瑪蘇呼阿里

舊倫馬達忽里今改

齎鈔千錠往馬巴

國求奇寶

左丞呂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

安圖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
自朕決恐謬誤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
爲朕羞安圖言前召徐世隆爲集賢殿學士未赴世隆
明習前代典故善決疑獄雖老尙可用遣使召之以老

疾辭附奏便宜九事復遣使徵李昶亦以老疾辭詔竝

賜以田 秋七月壬申造溫石浴室及夏衣殿 甲戌

敕秘書監修地理志 甲申改奇爾濟蘇等所平大小

十谿洞悉爲府州縣 修汴梁城 丁亥廣東宣慰使

貢特密實入覲以所降渠帥郭廷貴等至京師言山寨

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卽降耶貢特

密實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

言達珠_{舊俗塔木今改}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復無至者故

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

從之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

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

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蒙古岱舊倫唐兀帶今

改爲荆湖行省左丞蒙古岱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

詔從鎮南王處之乙未雲南行省言今年未暇征緬

請收穫秋禾先伐羅北甸等部從之八月丙辰帝至

自上都己未詔復立泉府司以達實曼舊倫忒失領

之初和爾果斯舊倫和禮霍孫今改以泉府司商販者所至官給

飯食遣兵防衛民實厭苦不便奏罷之至是達實曼復

奏立之九月戊戌罷禁海商初民間酒聽自造米

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鈔立權酤法米

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爲五貫 乙亥中書省以江北諸城課程錢糧聽杭鄂二行省節制道途迂遠請改隸中書從之 敕自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輒上聽民自實兩淮荒地免稅三年 丙子真臘占城貢樂工十人及藥材鱗魚皮諸物 宗王阿濟蘇舊作阿只吉今改失律詔巴延代總其軍先是邊兵嘗乏食巴延令軍中采蔑怯葉兒及藕藪之根貯之人四斛草料稱是盛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飢又令軍士有捕塔喇布歡之獸而食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旣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曰巴延以邊地

塞軍士無衣欲易吾繒帛耳遂賜以衣 冬十月癸丑

立征東行省以阿塔哈

舊倫阿塔海今改

爲左丞相劉國傑陳

巖竝左丞洪俊奇右丞率諸軍征日本 吏部尙書劉

宣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

息安危繫焉索多建伐占城哈雅言平交趾三數年間

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竝

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連兵未解且交

趾與我接壤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索

多爲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

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輒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

國地廣徒眾猥多彼軍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
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
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徒增追
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
眾加之尙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
哉帝嘉納其言 丙辰以參議特穆爾爲參知政事位
郭佑上且命之曰自今之事皆責於汝 丁卯敕樞密
院計膠萊諸處漕船江南高麗諸處所造游舶括備江
淮民船備征日本仍敕習汎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
千戶百人爲百戶 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間凡錢

雜事八經理算今塔奇呼

舊倫塔即古今改

阿薩爾

舊倫阿等微今改

又復鉤攷宜卽罷去帝嘉納之

十一月戊寅遣使告

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於近地

多造船

己丑御史臺言晉宋以無室家壯士爲鹽軍

數凡五千令存者一千一百二十二人性習凶暴民患

苦之宜給以行糧使屯田自贍詔議行之

癸巳敕漕

江淮米百萬石汎海貯于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

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于明年三月以次

而發會於合浦

乙未以托魯歡爲參知政事

盧世

榮伏誅剗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皇太子意

淡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僧格素主世榮者聞太子嘗有是言卒不能救先是世榮薦王憚爲左司郎中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憚曰力小任大剥眾利已未聞能全者遠之尙恐見挽況可近乎至是人服其識

盧世榮既誅帝謂博果密

舊倫不忽木今改

曰朕殊愧卿卽

擢吏部尙書時方籍沒阿哈瑪特

舊倫阿哈馬今改

家其奴張

撒禮爾等罪當死謬言阿哈瑪特家貲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句攷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圖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博果密曰是奴爲阿哈瑪特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

苟延歲月微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
誅此徒則怨謗自息安圖以其言入奏帝悟命博果密
鞫之具得其實撤禮爾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 丙
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
工以征日本 時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蠻獠
叛服不常往往劫掠邊民乃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奇
爾濟蘇左丞汪惟正一軍出黔中簽省巴圖舊倫巴
八今改一
軍出思播都元帥托察一軍出澧州南道宣慰使李呼
哩雅濟一軍自夔門會合是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
里諸蠻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亡命迎敵者皆

盡殺之遣諭其酋長於是率眾來降獨散毛洞譚順走避巖谷力屈始降 張立道籍兩江僦士貴岑從教李

維屏所部戶二十五萬有奇以其籍歸有司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於公廨以警貪墨 十二月丁未皇太子珍戡

舊作真薨金今改

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俗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

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嘗服綾袍
爲藩所漬命侍臣重加染治侍臣請更製之太子曰吾
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
工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
池爾亦欲吾效之耶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
經典片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爲之灑然改容中庶
子巴拜舊作伯必今改以其子阿巴齊舊作阿八赤今改入見諭之以
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憚進
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
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使我行之亦當如是

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行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祕其章不發而阿哈瑪特之黨塔奇呼阿薩爾請收百司吏案鈎攷天下錢穀欲因以發其事乃悉拘封御史臺吏案都事尙文拘畱祕章不與達濟呼聞於帝命宗正錫徹罕取其事文曰事急矣卽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姦也且塔奇呼乃阿哈瑪特餘黨賊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

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爲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太子益憂懼不自安以是致疾薨年四十三 朝議以太子薨欲罷詹事院院丞張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罷之眾以爲允 以哈喇哈斯爲大宗正哈喇哈斯由掌宿衛拜是職用法平允時相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喇哈斯曰江南新附敎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是歲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卒後贈太師諡文忠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以皇太子故罷朝賀

禁齋金鉅銅錢越海互市 甲戌帝以日本孤遠重困

民力遂罷征日本召阿巴齊赴闕仍赦所僱民船 以

江南廢寺田土爲人占據者悉付總統嘉木揚喇勒智

修寺自是僧徒益橫 己卯江淮行省右丞呂文煥告

老許之任其子爲宣慰使 癸未從僧格請命嘉木揚

喇勒智遣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沂趙太一入質

甲申呼都魯言所部屯田新軍二百人鑿河渠于亦集

乃之地役久功大請以傍近民西僧餘戶助其力從之

亦集乃卽漢張掖之居延縣也 丁亥禁陰陽僞書顯

明歷 辛卯命阿爾哈雅議征安南事宜 丁酉設諸

路推官以審刑獄上路二員中路一員 二月己亥敕

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搥及杖之藏刃者悉輸于官

甲辰以阿爾哈雅仍安南行中書省左丞相鄂囉齊

舊

奧魯赤

平章政事都元帥烏訥爾

舊倫烏馬

伊克穆蘇

舊倫亦里

阿爾答順焚楫竝參知政事遣使諭皇子額

森特穆爾

舊倫也先斡

調合喇章軍付阿爾哈雅從征

交趾 乙巳罷山北遼東道開元等路宣慰司立東京

等處行中書省以諸王所部雜居其間宣慰司望輕故

也 復立大司農司專掌農桑 丁未用御史臺言立

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 丁巳命湖廣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 戊午命荆湖占城行省將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兵六萬人伐交趾 翰林集賢學士程文海見帝首陳興建國學請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 封陳諱稷爲安南國王陳秀瑗爲輔義公命阿爾哈雅以兵納之 罷鬻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爾舊作徹爾里今改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耶遂

冬罷之

甲子復以平原郡公趙與芮江南田隸東宮

立甘州行中書省

丙寅以編地理書召曲阜教授

陳儼京兆蕭剡蜀人虞應龍惟應龍赴京師

三月已

巳詔程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

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初帝欲以文海爲中丞臺臣言文

海南人不可用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

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拜文海是

職奉詔求賢于江南詔令舊用蒙古字及是特命以漢

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

文海復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

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坐披香殿召見葉李勞問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賈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帝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尙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佗養人材以宏治道各道儒學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大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請一切罰免帝可其奏孟頫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初入見帝顧之喜使坐葉李上或言

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 宋故江西招
諭使知信州謝枋得遁居閩中程文海之薦士也初以
枋得爲首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大元制世民物
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
歲之母在堂耳今先妣攷終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
事矣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
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
其中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豈
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乎稽之古禮
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

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烟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盡忠于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遂堅不赴詔 甲戌雄霸二州及保定諸縣水泛濫冒官民田發軍民築河隄禦之 乙亥以

徵珠爾卜丹仍中書右丞與郭佑並領錢穀 丙子帝

如上都 夏四月庚子以江南諸路財賦並隸中書省

雲南省平章納蘇喇鼎上便宜數事一曰弛道路之

禁通民來往二曰禁負販之徒毋令從征三曰罷丹當

站賦民金爲飲食之費四曰聽民伐木貿易五曰戒使

臣勿擾民居立急遞鋪以省驛騎詔議行之 甲辰徙

杭州行御史臺于建康以山南淮東淮西三道按察司

隸內臺增置行臺色目御史員數 庚戌制謚法 己

未遣約蘇穆爾

舊作要東
木今改

鉤攷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

約蘇穆爾平章政事托克托呼

舊作脫脫
忽今改

參知政事帝

曰約蘇穆爾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托克托呼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恥之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還遣使盡徙北還仍設托克托禾孫於黃河江淮諸津渡凡漢民非齎公文適南者止之爲商者聽五月約蘇穆爾奏荆湖行省阿爾哈雅賊罪請攷核阿爾哈雅乃入朝言約蘇穆爾在鄂豈無贓賄之迹臣亦請鉤攷之遂遣參知政事托魯罕樞密院判李道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偕行天祥既至鄂州卽劾約蘇穆爾貪暴不法諸事時僧格與約蘇穆爾連姻相與爲姦摘天祥疏中

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
章辨其無罪僧格氣沮天祥繫獄幾四百日遇赦始得
釋阿爾哈雅加湖廣行省左丞相尋卒謚武定 朝廷
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爲奸利江淮參知政事
董文用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
無用之小邦列其條目甚悉 六月辛丑中書省言前
阿爾哈雅與約蘇穆爾互請鉤收今雖已死而事之是
非宜令暴白帝曰此事自約蘇穆爾所發當依其言究
行之遂籍阿爾哈雅家貲歸之京師 乙巳詔以大司
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 戊申括諸路馬凡色

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散匿與互市者罪之
丁巳以錫棟罕爲中書省平章政事 辛酉封楊
邦憲妻田氏爲永安郡夫人領播州安撫司事 是月
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于
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癘多死傷者羣生愁歎四民
廢業貧者棄子以儉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
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眾虛千金之費非所
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兼交趾已嘗納表
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
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

爲晚湖廣行省臣戢格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
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于外所狂者
皆老弱每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
虛實往年平章阿爾哈雅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
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
宜如宣慰司所言緩師南伐先是吏部尙書劉宣亦上
言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
未復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且交廣炎瘴之地
毒氣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
安南病死必眾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

難通不免陸運兼無車牛馱載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
倉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
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畝廣西湖南調度
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況潮廣密邇溪峒
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畱
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談知事
體者論量萬全方畧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奏入會湖廣
宣慰使章至帝卽日下詔罷征縱士卒還各營陳益稷
從師還鄂 華州華陰縣大雨潼谷水湧平地三丈餘
杭州平江二路屬縣水壞民田萬七千餘頃 秋七月

己巳用中書省臣言以江南隸官之田多爲強豪所據
立營田總管府其所據田仍履畝計之 罷遼陽等處
行中書省復北京咸平等三道宣慰司 庚午江淮行
省蒙古岱言今置省杭州兩淮江東諸路財賦軍實皆
南輸又復北上不便揚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鎮
之且轉輸無往返之勞行省徙揚州便從之 立淮南
洪澤芍陂兩處屯田益兵至二萬歲得米數十萬斛
壬午左丞相昂吉爾岱平章政事阿必實克舊倫阿必失合今改
竝罷總制院使僧格好言利一日於帝前論和雇和買
事帝善其策遂有大任之意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

安圖郭佑楊居寬等竝仍前職昂吉爾岱等其別議仍
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
僭格咸與聞焉 癸巳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
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圖曰中書
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竝從中書斟酌裁減安圖曰比
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
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
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
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
此者其勿行 八月辛酉婺州永康縣民陳選四等謀

反伏誅 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浙西按察使雷膺
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
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忠養困窮行省職爾豈可
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 九月乙丑朔海外
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
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刺
凡十國因楊廷璧屢奉詔招之各遣其子弟上表來覲
仍貢方物 壬寅高麗遣使獻日本俘 是月以工部
尙書博果密爲刑部尙書時河東按察使阿哈瑪特以
貨財諂媚權貴貸錢於官約償牛馬至期抑取部民所

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博果密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饑博果密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哈瑪特所善幸臣奏博果密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哈瑪特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哈瑪特竟伏誅托克托

呼

舊作土土哈今改

求奇徹之爲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

民中書簽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托克托呼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博果密諫曰遇始令以奇徹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它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可爲陛下盡職乎遇得不死 冬十月甲

午朔徙浙西按察使治杭州罷諸道按察使判官及行臺監察御史 己亥帝至自上都 壬寅河決開封祥

符陳畱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甲

寅敕招討使張萬等造戰船將兵六千人以征緬甸圖門特爲都元帥總之 壬戌高麗復遣使來獻日本俘

十一月乙丑中書省言張瑄朱清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以瑄清竝爲海道運糧萬戶 敕禽獸字

孕時無畋獵 涿易二州良鄉寶坻縣饑免今年租賑

糧三月 十二月丙午置燕南河東山東三道宣慰司
乙卯以阿爾哈雅所芘逃民無王者千人屯田遣中
書省斷事官圖布申復鉤攻湖廣行省錢穀 大都饑
發官米減價糶於貧民 戊午翰林承旨陸里曼言國
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錄請以輝和爾字緡譯俟奏讀
然後纂定從之 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